

挚爱亲情

悠悠岁月，父爱如山。

父亲的肩膀是我们人生的第一座瞭望台，父亲的手掌给我们最强的安全感，父亲的陪伴给了我们最欢乐的童年……不知从何时起，父亲的两鬓开始斑白，那个永远挡在我们前面的身躯渐渐佝偻，慢慢变成被我们呵护的对象。

当曾经的孩子成长为父亲，挑起家的重担；当“雏鸟”第一次离开家，尝试向父母表达爱……人生的路很长，在每个年龄段，你会如何向父亲表达爱意？昨天是父亲节，小编特组织了本期父亲节专版，让我们在作者的笔下感受浓浓亲情……

■赵春纪

母亲去世后，86岁的父亲一直一个人生活在老家，在城里上班的我免不了天天牵挂。接到他城里住，他说不习惯，坚决要回老家。拗不过他，我和妻

感受父爱

■马 迟

在过去，相对于我现在工作的城市，我的老家被俗称“老东乡”，字里行间含有“偏僻”“贫穷”的意思。那时候，普通农家的孩子都习惯称呼自己的父亲为“大”。

俺大已经离开我们13个年头了。他身材中等，略瘦，看上去不够强壮，却是俺家最壮的劳力。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，每到秋收之后，生产队会抽人到几十里或上百里外的河道、水库当民工，俺大为了给家里多挣些工分总是踊跃参加。记得有一年，俺大到一个我不知道名字的地方修水库，直到深冬也不见回来。有天晚上，我扬起脸皱着眉头问娘：“俺大咋还不回来啊？”娘笑着安慰我说：“恁大快回来了。”我等啊等啊，终于有一

带父亲下馆子

■陈 冲

父亲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，一辈子在土里刨食。历经千辛万苦，父亲终于熬到了我和哥哥大学毕业。此时，他已两鬓斑白。

朴实无华的父亲没有什么值得歌颂的“散文诗”。他忠厚老实，因为长年累月在地里劳作手上满是老茧。平凡的父亲给不了我大富大贵，但他能将我供养到大学毕业已经非常不错了。于我而言，不善于表达的父亲非常爱我我和哥哥。他爱得极为深沉，这血液于水的父爱，世上没有任何东西能够代替。

村里和父亲一样岁数的农人经济宽裕点儿的，喜欢去街上的饭店吃顿好的，他们管这叫下馆子。勤俭持家的父亲却从未下过一回馆子，他要把

那顶火车头帽

■韩国强

去年冬天的一天，我在上班途中竟发现有人戴着彩色的火车头帽，比起过去那种老式的好看多了。我的思绪一下子回到了二十世纪七十年代……

记忆中，父亲有一顶很风光的火车头帽。说这顶帽子风光，是当时在我们老家很少见到有人戴那种帽子。父亲当时在县机械厂工作，离家有二十多公里。那些年的冬天特别寒冷，他每次回家都冻得瑟瑟发抖、耳朵红肿，总要坐到床上暖许久才能回过神儿来。家中孩子多，每一分钱都很不得掰成八瓣花，父亲更舍不得买这种在当时比较昂贵的帽子。后来，在母亲的多次劝说之下，父亲才终于咬了咬牙买了一顶土黄色的火车头帽。从此，父亲总是说他头上有“火”了，不再怕冷。

父亲很爱惜他的火车头帽子。他总是在帽子里面垫上一层叠好的报纸，生怕头油污了帽子，隔几天还会把那层纸换一下；有空儿，他总是把帽子取下，要用手手指弹一下帽顶的灰尘，要用毛刷轻轻刷帽子上的绒毛。其实，火车头帽子并不比其他棉帽暖和不少，但对于孩子们来说，拥有它就像拥有了一种不怕困难、英

子就开始了每周末风雨无阻地回老家看父亲的幸福之旅。

家里的耕地都流转了，父亲还是闲不下来。他把院子的空地都认真地深挖两遍，按季节种上我们爱吃的蔬菜、水果，门前还栽上了月季、玫瑰等。父亲说：“这都是给你们种的，我也吃不及，你们回来了就多摘一些。”

一个周末，我和妻子刚回到老家就开始分工干活。妻子在菜园里采摘，我和父亲在室内收拾卫生。收拾旧衣柜时，我发现了一个布包，一层一层打开，三本泛黄的记录本赫然出现于眼前，上面写着“记账本”三字。我心头一惊：这不是父亲说过的早已弄丢的账本吗？怎么在这里？我开始一本本地翻看——第一本首页上写着1986年的豆腐账，第二本首页上写着1988年的油账，第三本首页上写着1992年的油账。这些账本里记录的是我家卖豆腐和榨油、卖油时十里八乡的乡亲赊账的账单。

我清楚地记得，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，家里人口多，生活条件差。为了不让我上初中的我辍学，父亲就去邻村买

了一方碾盘，开始磨豆腐、卖豆腐养家。每天晚上，家人会把黄豆先泡上，第二天凌晨开始拉磨。把豆子碾碎后冲洗、过滤、烧水、煮沸、点浆、挤压，一桌豆腐就成了。天亮后，村子里就响起父亲“卖豆腐”的吆喝声。三四年时间里，到家里买豆腐的人络绎不绝，账本也慢慢记满。

后来，母亲看赊账的人多，卖豆腐也不赚几个钱，就和父亲商量着改行榨油、卖油。随后，他们托人买了一台榨油机，开始了油坊生意。油坊有固定的门面，方圆五公里的亲朋好友都来我家油坊榨油、买油。农村盛产油菜籽、芝麻和花生，带着原材料到油坊榨油的居多，油带走，不收加工费，留下的饼是我家的。还有一些亲朋好友买油赊账，父亲是来者不拒，账单也一天多了起来。每季度末，是我家收获的时刻，也是我最幸福的时刻——南方养鱼的老板会开着大货车到我家油坊买走一大车油饼回去喂鱼。我们全家都围着父亲，看父亲一张张地点钞票。

我的学业就是靠家里卖豆腐、榨油卖油赚钱坚持下来的。我高中毕业后，

致父亲

比一年好。有一次，我回到老家时，俺大握着我的手语重心长地说：“你要好好上班，做个正直的人，不该拿的一分一厘都不要拿！”

父亲是一个农民，他老人家用最真诚、最朴实的话语一直激励我做



们全家下馆子，好好吃一顿大餐。”听到要下馆子，父亲怔住了，说：“还是在家让你妈做饭吃吧，外面的饭没有家里的卫生。”我赶忙说：“这不快要父亲节了嘛，咱们就让我妈也清闲一会儿。去街上吃，我有钱！”在我再三劝说下，父亲总算答应了。

来到饭店，我点了一大桌子父母爱吃的菜，十分丰盛。我倒满一杯啤酒敬父亲，深情地说：“爸，这些年您受累了！以后要多保养好身体，咱家的日子会越来越越好。祝您父亲节快乐！”

父亲热泪盈眶，脸红红的。那一刻，我能体会到父亲心中的幸福和满足。您陪我长大，我陪您变老。父爱无声情更浓。在充满坎坷的人生道路上，我永远忘不了父亲的一片深情，更忘不了父爱的深沉绵长。

们全家下馆子，好好吃一顿大餐。”听到要下馆子，父亲怔住了，说：“还是在家让你妈做饭吃吧，外面的饭没有家里的卫生。”我赶忙说：“这不快要父亲节了嘛，咱们就让我妈也清闲一会儿。去街上吃，我有钱！”在我再三劝说下，父亲总算答应了。

来到饭店，我点了一大桌子父母爱吃的菜，十分丰盛。我倒满一杯啤酒敬父亲，深情地说：“爸，这些年您受累了！以后要多保养好身体，咱家的日子会越来越越好。祝您父亲节快乐！”

父亲热泪盈眶，脸红红的。那一刻，我能体会到父亲心中的幸福和满足。您陪我长大，我陪您变老。父爱无声情更浓。在充满坎坷的人生道路上，我永远忘不了父亲的一片深情，更忘不了父爱的深沉绵长。

后来，家里条件慢慢好了，我们都劝父亲扔掉那顶帽子，再买一顶新的。他每次都说：“你们呀，不当家不知柴米贵！帽子又没烂……”父亲怕我们偷偷扔掉帽子，总是把那顶帽子连同他的二胡用报纸包好，精心地放到我们不容易找到的地方。

十几年来，我参加了工作，领到第一个月工资后就给父亲买一顶黑绒毛帽子。拿回家让父亲试了试，确实很合适，可他舍不得戴新帽子，只在逢年过节时戴过几次，逢人便说：“俺家三儿孝顺，第一次挣到钱就给我买了新帽子……”

2000年的春天，父亲因病驾鹤西去。我收拾他的遗物时，发现了那顶用报纸裹得严严实实的火车头帽。父亲下葬那天，我把那顶火车头帽、二胡和我给他买的那顶黑绒毛帽子整齐地放在他的身边。

父亲突然说油坊不开了，榨油机也低价出售了。母亲催促说：“豆腐账还没收，卖油账又堆那么多，尽快把账收一下吧。”父亲说：“收啥？赊账的人都不容易，他们有了自然会送过来！”就这样，这些账从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一直拖到现在。其间，母亲曾经催过几次收账，父亲依旧没有行动。有一次，看母亲催得急了，父亲干脆就说账本丢了。直到母亲去世，再也没有催过父亲要账。

我曾经问过父亲为啥不尽快收账，父亲说：“人家既然赊账，肯定都有原因。都是亲朋好友、四邻八舍的，有的人家里确实困难，有的人去外地了。咱不用收账，他们有了自然会还。谁都有困难的时候。”

从此，我们一家人再也不提账本和收账的事情了。

如今，账本在不经意间出现，让我既意外又感动。在父亲口中丢了将近40年的账本其实根本没丢，只是被父亲刻意藏了起来。从这尘封的账本上，我感受到了父亲的勤劳善良和对乡亲们的深情……

诗风词韵

致父亲

■赵 丽

让我为父亲写一首诗
写他用深沉浑厚的双肩
扛起我五彩斑斓的童年
写他饱含期待的目光
激励着我不断前行
写他用满是老茧的双手
给全家撑起了一片幸福天空

纯朴的父亲陪伴着村庄
整日与庄稼厮守
起早贪黑的身影不断奔忙
一根扁担挑起生活的苦累和不易
一茬又一茬禾苗成熟
那是人间最美的收获

父亲早已两鬓斑白
额头也被岁月的镰刀
无情地刻下深深浅浅的沟壑
让我用笔记录下这份最隐秘的情感
写一首赞美父亲的诗，永远铭记

岁月记忆

■孙 昊

无须翻开一页页人生字典
所有关于岁月的词语
都早早排列整齐，等着父亲检阅
那上面的故事，读起来就是一辈子
记忆的厚重感，瞬间袭来

心中埋藏的那颗种子，在春天发芽
为了一家人的生计
父亲终日忙碌，从不休息
无声的雨水打湿了父亲的衣衫
禾苗在湿润中快乐成长
父亲的盼望在炎熱中扩张
小麦成熟，父亲不分昼夜劳作
终于等到秋高气爽时节
丰收的谷物堆满粮仓
那是父亲付出心血后的最好回报

挂在父亲心头的那些艰辛
被闯进门缝的月色一点点压下去
天已凉，水气凝成晶莹露珠
冬小麦开始聚集取暖
大雪纷飞
脸上满是皱纹的父亲
在无数个日子的洗礼中
老得好像一个影子



那片荒地

■王俊强

自从得了一场大病后，父亲的行动变得迟缓了。我们都劝他不要想那么多，照顾好自己的身体才是最重要的。但他总闲不下来，心里老是计划着干这个干那个的，没事的时候还总爱去田地里转悠几圈，有时顺手拿一把镰刀，有时会扛上一把铁锹。

前年五月中旬的一天，正是收割油菜的季节，父亲突然打电话说，让我帮他把打下来的油菜籽弄回家。

回到家，找到父亲所说的地块儿，我才明白，原来父亲开垦了一片荒地，他收的油菜籽就来自这片地。我问父亲是什么时候开垦的这片荒地，他说很早就有开垦荒地的打算，所以那段时间一直拿着镰刀或扛着铁锹在物色最好的荒地。终于有一天，他发现了这条沟里的土地很肥沃，因为沟里面的草长得非常茂盛。于是，他的镰刀和铁锹派上了用场：他先用镰刀把沟里的草拦腰割掉，垛成一堆堆的，然后抓住剩下的草秆连根拔掉，待草被太阳晒干后，父亲就把这些草焚烧在沟里面作为肥料，接着就开始用

倔强的父亲

■田伟强

昨晚，父亲走进了我的梦中。醒来后，我心绪难宁。

父亲出生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，他的一生可以用“倔强”二字来总结。因为他的倔强，我和他都享受到了人生的“红利”。

“人必须得上学！”这是父亲倔强的想法。小时候，父亲经常对我说，读书不全是为了自己，一定会影响下一代。我当时还小，不太懂这句话的意思。二十世纪六十年代，小学一到四年级叫“完小”，五到六年级为“高小”。大部分人读完完小就不错了，能上初中的人在生产队里俨然就是“知识分子”了。父亲就是他们眼里的知识分子。他告诉我，那时候他就倔强地认为：上学是改变贫穷的唯一出路。父亲当时考上的县重点中学临颍二中。现在想来，如果没有父亲临颖二中的光环，他就不会成为村里的信货员，更不会改变我们一家人的命运了。

知识改变命运。1973年，镇里银行要招聘一名厨师。父亲听说后，凭借强大的学习能力，很快学会了做饭，成为一名炊事员。两个月后，银行里的职员不仅对父亲的厨艺赞不绝口，还夸他食堂的账目也记得清楚。父亲很珍惜炊事员的工作，他倔强地认为：只要坚持下去，在这个岗位上也能有所作为。他一直坚持着，工作中始终兢兢业业、任劳任怨。终于，1984年，他如愿成为银行的正式员工。转正那

追忆父亲

■王卫峰

近日，回到乡村老宅，看着屋内父亲的照片，我忽然簌簌泪下。父亲离开我们已经整整12年了，每当我累了倦了，闭上眼睛想要偷懒的时候，就会想起他的音容笑貌、想起他辛劳的一生。

父亲是个勤劳的人，一生都在不停地劳作。他犹如一个钟铎，从未停止过摆动。他更似一头老黄牛，默默无闻，为家庭和子女耕耘一生、劳累一生、奉献一生，为家人撑起了一片天。

父亲为了养家，种地之余在建筑工地上搬过砖、垒过墙，跟理发师傅打过杂、学过理发，随着乡间的小剧团唱过戏、吹过笙，外出打过工、做过小生意，蹬过人力三轮车接客拉货……为了生活，他跑遍了漯河周边地区，在生活最艰难时期，最远还到过新疆谋生。

至今，我还记得父亲在田里赶牛犁地的情景，记得父亲在地里割麦子、拉麦子满脸是汗的样子，记得父亲在月光下剥玉米的样子，记得父亲吹笙唱歌的样子……现在，我也做了父亲，承担起家庭和事业的重任，才渐渐明白他的不容易。我越是理解他，就越是想念他。

记得上初三那年暑假，家里种了三亩西瓜。卖西瓜的日子，凌晨四点要采摘西瓜，为了多卖钱还要赶着驴车到二十多公里外的临颍县城去。中午一点多的时候，车上只剩了两个西瓜，这两个西瓜就是我

铁锹翻地，再用细铁耙把地面耕平种上油菜。为了不让我担心，他又说，自从开垦了这片荒地后，总感觉腿脚比以前有力气了。

父亲对这片土地特别有感情。他去别人家的养猪场讨了些猪粪，然后用猪粪晾干后均匀地撒在地里，再用铁锹翻了一遍，之后把这片土地打理得平平整整的。种上种子后，父亲每天都要抽出时间去看看，土地已经成了他生活中的一部分。那片荒地也没让父亲失望过，无论种什么都会丰收。



倔强的父亲

天，他买了一个海燕牌搪瓷缸作为纪念。如今，这个搪瓷缸被我收藏着，每当看到它，我就会想起父亲，也禁不住眼角湿润。

2005年，我从军校毕业后被分配到信阳市明港镇，成为一名基层部队军官。当时我向父亲抱怨说：“在明港这个小地方太浪费青春了。”父亲却教导我说：“我从21岁到31岁，10年时间都在围着锅台转，最后不也转正了？你能穿上军装是多光荣的事情，多少人想穿还穿不上呢。无论在哪里，你必须扎根下根、沉下心来，努力学习、努力锻炼，提升自己才是硬道理。”事实证明，父亲是对的。无论在哪里，只要努力，就有梦想实现的那天。

2012年我转业到地方，成为一名基层乡镇干部。刚开始，我对自己的工作安排不太满意。这时，倔强的父亲又教导我：“在哪儿工作都是锻炼！你要记住，无论在哪里工作，都要做个好人，踏踏实实工作。”正是父亲的教导和鼓励，让我对待每项工作都认真、细致，甚至有同事说我“较真儿”，说我“倔强”。

父亲退休后，他最爱听我讲工作上的事情。当我取得一些工作成绩时，他会肯定并对我鼓励有加；当我情绪低落时，他会耐心地帮我分析问题，引导我走出迷茫。

2018年，父亲罹患肺癌，我心如刀绞。如今，父亲已经离开我们三年多了。昨夜，在梦里，我问父亲：您还好吗？

追忆父亲

和父亲中午的口粮了。这时，一个回头客又来买瓜了，他说我们的西瓜特别甜，想多买几个。父亲说卖完了。买瓜人看到车上的两个西瓜后说：“把这两个卖给我吧。”父亲看看我、我看看他，为了多卖钱，我们就答应了。回家的路上，我俩又热又饿又渴，路上又没有遇到卖吃的喝的，父亲就在地里折了一棵玉米秆嚼一嚼挺到了家。

父亲是一个开明有远见的人，他鼎力支持我完成学业。在那个能吃饱就不容易的年代，他咬着牙供我和妹妹上学。曾记得他说过：“不吃文化的苦，就要吃劳动的苦。”父亲是矛盾的——他教育我从小爱劳动，可又担心把我累着；他教育我勤俭节约，但又怕我渴着饿着；他惩罚我做错了事，却又心疼我挨打，但最终还是打了。

父亲是一个既平凡又伟大的人，心里只想着让人家生活好一些，而苦了自己。他年轻的时候每日辛勤劳作却没有享受到什么，给家人买了好吃的自己却不肯多吃一口。当我们生活条件好起来的时候，父亲却病倒了。在父亲最后的日子，我一直陪在他身边，带他去看病、旅游，才发现劳累了一生的父亲竟然很少出去看看外面的世界。父亲的离开，让我刻骨铭心地体会到了“树欲静而风不止，子欲养而亲不待”的痛苦，也让我更加珍惜现在拥有的一切、珍惜每一个亲人。